



麦克尤恩作品
Ian McEwan

儿童法案

The Children Act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麦克尤恩作品
Ian McEwan

儿童法案
The Children Act

〔英〕伊恩·麦克尤恩 著 郭国良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法案/(英)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著;
郭国良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3

(麦克尤恩作品)

书名原文: The Children Act

ISBN 978-7-5327-7391-6

I. ①儿… II. ①伊… ②郭…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31183 号

Ian McEwan

The Children Act

Copyright © Ian McEwan 2014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5-334 号

儿童法案

[英] 伊恩·麦克尤恩 著 郭国良 译

策划/冯涛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102,000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 册

ISBN 978-7-5327-7391-6/I·4505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506965

法庭在解决任何关涉……儿童养育问题时……应优先考虑该儿童的福祉。

《儿童法案》第一款(a)(1989 年)

第一章

伦敦。法院第四开庭期^①已届一周。六月的天气，躁闷难息。某个星期天晚上，菲奥娜·迈耶，一位高等法院法官，仰卧在家中的躺椅上，目光越过她那穿着袜子的双脚，看向房间的尽头，看向壁炉旁一小排嵌壁式书架，还有高窗旁一幅小小的沐浴者石版画，此画为雷诺阿所作，是她三十年前花了五十英镑买下的，十有八九是件赝品。石版画下面，一张胡桃木圆桌的中央有个蓝色花瓶。她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把它搞来的，也记不清最后一次在里面插花是什么时候了。壁炉也有一年没生火了。黑乎乎的雨点漫无规律地滴入炉栅，落在乱糟糟的泛黄的报纸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一条布哈拉地毯平铺在宽宽的抛光地板上。在目所能及的边缘，一台小型卧式钢琴赫然而立，闪着漆黑的光芒，上面摆着一帧帧镶有银框的家庭相片。在她伸手可及、靠近躺椅的地板上，有一份判决书草案。菲奥娜仰天卧躺，祷盼这一切沉

入海底。

她手中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已是她喝下的第二杯。此时她感觉晕乎乎的，仍然没有从与丈夫之间的不愉快中回过神来。她很少喝酒，不过兑水的泰斯卡威士忌倒不失为一大慰藉，让她觉得她也许可以走到房间那头的餐柜前倒上第三杯。威士忌少来点，水多掺点，因为她明天要上庭。况且，她现在是一名值班法官，需随时待命应对突发事件，即便是躺着静养也如此。她丈夫刚刚做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声明，给她施加了难以承受的重负。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厉声吼叫：“你这个白痴！你这个混球的蠢货！”此刻，隐隐的回音依然在她的耳畔萦绕。自从少女时期在纽卡斯尔度过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以来，菲奥娜还没有这样破口大骂过，尽管她在法庭上听到当事人为了自圆其说而振振有辞，或者某位律师瞎掰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律条文时，骂人的粗话间或会闯入她的脑海。

就在一会儿前，菲奥娜气得喘不过气来，至少冲杰克咆哮了两次：“你怎么敢这么干！”

虽然菲奥娜并非真的在问杰克，但杰克还是平静地接过

① 英国法院共有四个开庭期，第四开庭期为5月22日至6月12日。

话茬。“我必须这么干。我已经五十九岁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的晚年也得有个盼头吧。”

自命矫情的说辞，而她却无言以对。她只是呆呆地盯着他，或许她还张着嘴巴。此刻她仰卧在躺椅上，终于做出反应，想将他一军：“五十九岁？杰克，你已六十岁啦！太可悲，真没品啊。”

然而，她其实只是有气无力地回应道：“太荒唐可笑了。”

“菲奥娜，我们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以前，当他心情凄戾或牢骚满腹的时候，就曾问过这个问题。但最近菲奥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家事法庭事务繁多，审理的案子奇奇怪怪，有些官司需特殊辩解，有的陈述真假掺半，有的指控离奇古怪。家事法庭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法官需要对案件条分缕析，对细节尽快吸收消化。上周，她审理了一对闹离婚的犹太夫妻递交的仲裁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对传统习俗认知不一，因而对如何教育自己的女儿起了争执。菲奥娜已拟就的判决书就放在身旁的地板上。明天，将有一个绝望的英国女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这个女人身材瘦削，面色苍白，受过高等教育，有个五岁的女儿，尽管被告向法庭保证情况完全相反，但她确信女儿的父亲将要夺走她对女儿的抚养权。女孩的父亲

亲是一位摩洛哥商人，也是一个恪守清规的穆斯林，正打算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定居，开始新的生活。另外，还有关于孩子居住地的争论，关于房子、退休抚恤金、收入、遗产等的争论早已司空见惯。关涉资产较大的案件才由高等法院受理。通常，财富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夫妻俩很快就学会了法律新词汇，熟悉了漫长的打官司程序，恍惚地发现自己在与曾深爱过的人展开殊死搏斗。法庭文书中直呼教名的小男童小姑娘，忧心忡忡的小本小萨拉们，在台下等候，蜷缩在一起，而坐在他们上方顶层楼座里的父母们却争得死去活来，从家事法庭争到高等法院，从高等法院斗到最高法院。

所有这些悲伤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有其人类共性，但它们依然令她讶异入迷。她坚信她给无望的局面赋予了理性。整体而言，她是相信家庭法条款的。心情乐观之时，她觉得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白天，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近来，到了晚上，她要出席各式各样的晚宴，有时前往中殿律师学院参加退休同事的欢送会，有时在国王广场听舒伯特或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会，一趟趟地乘出租车和地铁，去干洗店取送洗的衣物，有时还得替清洁女工患有孤独症的儿子起草寄给特殊学校的推荐信，忙完这一切才能上床睡觉。上一次做爱是什么

时候？那一刻，她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可没做记录。”

她丈夫摊开双手，表示他无需再多说什么。

她看着他走向房间那头，给他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就是她现在喝的泰斯卡威士忌。近些日子以来，他看上去更挺拔了，行动也更加矫健。当他的后背转向她的时候，她突然升起一股凉飕飕的被遗弃的预感，有一种他为了一个年轻女人弃她而去的被羞辱的感觉，孤零零地、百无用处地被抛在身后。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就这样顺从他，干脆就遂他心愿算了，不，她马上抛弃了这个念头。

他已端着酒杯走回到她的面前。这一次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主动地给她递上一杯桑塞尔白葡萄酒。

“杰克，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出轨。”

“你是想要离婚吧。”

“不。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我只是不想瞒你。”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你明白的。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老夫老妻想做兄妹吗？菲奥娜，我们已经到这阶段了。我已成了你的兄长。那很温馨很甜蜜，我也爱你，但我在——命呜呼之前想来一场

惊天动地的恋爱。”

她诧异地倒吸了一口气，而他错认为她是在发笑，或许是在嘲笑他，于是他粗暴地说：“陶醉啊，简直心醉神迷，令人销魂呀。还记得吗？我要最后再来一次，即使你不想要。或许你也想要。”

她盯视着他，难以置信。

“好了，就这么回事。”

直到这时，她才总算能张口说话了，她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她对传统的是非观有透彻的把握。就她所知，这个一直忠于婚姻的人竟然搞出这么个提议，简直更加令人发指。要么，假如过去他欺骗了她，那他也干得太高了。她已经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梅勒妮。听上去与某种致命的皮肤癌的名称相差不远。她深知自己可能会因丈夫与这个二十八岁女统计员的桃色关系而被彻底遗忘。

“你敢这么做，我们就一刀两断。就这么简单。”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是在庄严宣告。”

这时候菲奥娜已恢复镇静。显然，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想要搞开放婚姻，那么婚前就得提出来，而不是在结婚

三十五年之后。他不惜他们已拥有的一切，想重温短暂的肉欲刺激！当她尽力想象她自己也要那样的东西时——“最后放纵一次”也是她第一次放纵——她能想到的只有分离、幽会、失望、不合时宜的电话。这可真是件苦差事啊：学会与某个新人同床共枕，别出心裁地情话绵绵，使出浑身解数装模作样。到头来，必得从中解套，务须开诚布公。最终，当她脱身之时，一切都不太一样了。不，她宁愿过一种不完美的生活，即她目前的生活。

可是，仰卧在躺椅上的菲奥娜，突然间觉得自己深深受了辱：为了寻欢作乐，他竟然不惜以她的痛苦为代价。残酷无情的家伙。她曾屡次目睹他为了行善而牺牲他人。而现在，这可真新鲜。到底什么变了呢？他双脚分开，笔挺而立，在为他自己倒一杯淡淡的麦芽酒，那只空着的手的手指随着脑中的曲调翩翩起舞，或许是一首与他人分享过的歌儿，但分享者并不是她。他在伤害她却不以为意——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一直以来，他都很和善，忠诚又和善，而和善——正如家事法庭日复一日所证明的那样——是做人不可或缺的要件。身为法官，她有权将一名孩童从他父母亲不仁的那一方手中转走，而她有时确实也这么干过。但是，她自己要与不仁的丈夫分手吗？在她孤寂凄凉、势单力薄之时，保护

她的法官又在哪里呢？

他人的自怨自艾让她窘迫，所以此刻她绝不让自己沦落到那种地步。她在喝第三杯酒了。但她只是象征性地倒了一点点，并加了大量的水，然后端着酒杯回到躺椅上。是的，刚才这番对话她本应记下来才对。很重要，得记住，得好好地思量这份侮辱。当她威胁说如果他一意孤行她就断婚姻时，他只是一味重复之前所说的话，反复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始终不渝地爱她，他只想过这样的生活，由于他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他很不快乐，而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他想要抓住它，并且让她知情，也希望她能够同意。他十分坦诚地向她诉说。他本可以“背着她”——她的脊背瘦削而无情——偷偷搞的嘛。

“噢，”她喃喃低语。“那你可真大气啊，杰克。”

“嗯，其实……”他欲言又止。

菲奥娜猜想，他是准备告诉她这件风流事早已开始，但她无法承受听见这样的真相，也没必要听。她明白着呢：一位貌美的女统计员，自然有本事让一个男人渐渐不愿回到怨恨幽愤的妻子身旁。她仿佛看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间陌生的浴室里，她那依旧肌肉遒劲、身材壮实的丈夫将身上那件干净的半解开的亚麻衬衣扯过头顶，一如平时那副

急躁的模样，在他胳膊上挂着一件脱下身的衬衣，眼看就要掉到地板上，被他甩进了洗衣篮里。万劫不复。不管她是否同意，这都将发生。

“这可不行。”菲奥娜语调升高，颇像一位坚定不移的女学究。她补充道：“你还能指望我说什么呢？”

茫然无助，她只想结束这场谈话。明天之前，还有一份判决书需审批通过，那份判决书将刊登在《家庭法报告》上。在那个案子中，两位犹太女学生的命运已在她主持的法庭裁定下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但判决文书还需润色一番，正如在庭上要表现出虔诚的敬意，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以免其再次上诉。屋外，夏雨正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窗户。远处，从格雷律师学院广场湿透的沥青地上传来车胎打滑的嘶嘶声。他要离她而去了，而世界仍将继续前行。

杰克耸了耸肩，转身离开房间，他的脸绷得紧紧的。目送丈夫远去的背影，她再次感到那股冰冷的恐惧。她本想追上去喊他回来的，但又怕他不理她。就算追上去了，她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抱紧我？亲吻我？去找那个女人吧？她听着丈夫的脚步声穿过走廊，卧室的门紧紧地关上了，寂静笼罩了整座房子，这死样的寂静和窗外的淫雨延续了整整一个月，不停不息。

首先,来了解此案的基本事实。双方都来自伦敦北部严守传统犹太教的社区。伯恩斯坦夫妇的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绝无唱反调的可能。夫妇双方在这件事上倒是达成了罕见的共识,说这是包办,而非强迫。十三年后,众人——包括调停者、社工和法官——一致认为,他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无法挽回。夫妻双方现已分居,唯独两个孩子——瑞秋和诺拉——的抚养问题尚未解决。瑞秋和诺拉现和母亲住在一起,与父亲接触频仍。其实,婚姻的裂痕早在多年前就已出现。艰难地产下小女儿后,动了一次大手术的母亲就没了再生育的能力。可父亲却一心想要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于是夫妻关系开始渐行渐远。这段沮丧的日子过后(父亲说,那是个漫长的时期;而母亲说,非常短暂),等小女儿一上学,她就在一所开放大学就读,得了个体面的学位,开始在一所小学做老师。然而,母亲的这一安排却不合父亲和许多亲戚的心意,因为传统犹太教有个数百年未断的习俗,即女人的职责是养育孩子——越多越好——和照顾家庭。拥有学位和工作极其罕见。上述证词是一位担任男方证人的犹太教长老在出庭时说的,该长老在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德高望重。

由于传统犹太教习俗的影响，男人也没受过很多教育。从十五六岁起人们就期望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习《摩西律法》。他们通常不上大学。部分出于这一缘由，许多传统犹太教信徒收入并不高。但伯恩斯坦夫妇的生活还算阔绰，不过若是他们请律师的开销偿付了之后，他们也会捉襟见肘。他们其中一位的祖父发明了一种橄榄去籽机，享有一部分的专利权，从而解决了这对夫妻经济上的困难。他们想在各自的皇室律师身上倾尽所有，这两位女律师菲奥娜倒都颇为熟悉。表面上，争端关涉两个女儿瑞秋和诺拉的学业。但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涉及两个女儿的整个成长环境。那是在争夺她们的心灵。

在传统犹太教的规范下，男孩和女孩须分开上学，以保持其纯洁性。时装、电视和网络都严令禁止，也不允许与拥有这些消遣的孩童交往。那些没有严守犹太教教规的家庭被视为逾矩越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风俗习惯。在这场官司中，母亲一方虽然没有与犹太教决裂，但已与周围邻众分道扬镳，这才引发了这场纠纷。妻子不顾丈夫的反对，将孩子们送去一所男女混合的犹太中学，在那里她们可以看电视、听流行音乐、上网以及与非犹太儿童交往。母亲想让女儿们完成中学学业，过了十六岁，如果她们愿意

的话还可以上大学深造。她在书面陈词中说，她希望她的女儿们多多了解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培养宽容他人的胸襟，拥有她从未拥有的工作机会，成年后能经济自足，遇到一个具有专业技能、可以携手撑起一个家的丈夫。而不像她丈夫那样，把所有时间奉献给研习和一周八小时无偿地教授《摩西律法》上。

尽管朱迪思·伯恩斯坦的诉讼理由很充分，但她出庭时却显得不大自在。她苍白的面孔棱角分明，天然卷曲的姜黄色头发上系着一个蓝色大发扣。她不时地用长满斑点、躁动不安的手指将记录递交给她的法律顾问；每当丈夫的律师发言时，她就会噘起嘴巴，无声地叹着气，眼珠骨碌碌地转动，很不合时宜地在她那只特大号骆驼皮手包里翻来找去，在漫长下午的低潮期拿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在她丈夫看来，这些无疑是挑衅之物——然后将这两样东西一字儿排开，等退庭时使用。菲奥娜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将这一切小动作尽收眼底，但假装没有看见。

在伯恩斯坦先生的书面陈述中，他旨在说服法官他的妻子是个自私的女人，患有“制怒困难症”（在家事法庭中这很常见，夫妻双方往往相互指控），背叛了结婚时的誓言，常与公婆和邻居吵架，还将两个女儿与他们隔离开来。然而，朱

迪思反驳说，明明是公婆非要她和两个孩子回归生活“正道”，抛却现代世界（包括社交媒体）；非要她守在家里，恪守他们所谓的犹太教规，他们才肯见她或两个孩子。

朱利安·伯恩斯坦先生瘦瘦长长的，宛似裹藏婴儿摩西的一根灯芯草，在辩护律师指控他妻子分不清是女儿们还是她自己的需求时，他不好意思地俯身在法庭文书前，任凭耳边的鬓发瑟瑟抖动。他妻子口口声声说一切是为了两个女儿，其实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正硬生生地将姑娘们从安全、温馨又熟悉的环境中拽出来，在这环境里一切井然有序又充满爱意，其规则和惯例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其特性一目了然，其方式已历经世代证明，相较于外面世俗社会里消费至上的人们，社区中的教徒往往更幸福、更心满意足——外面的世界只会嘲弄精神生活，其大众文化极力诋毁女性。她的追求轻浮，行为方式粗鲁无礼，甚至具有毁灭性。她爱自己，远胜过爱孩子。

对此指控，朱迪思严正回应，说没有什么比剥夺正规教育、剥夺体面工作的尊严更加贬低一个人了，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在她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一直接受的教诲就是，她人生的唯一目标乃是相夫教子——而这也是对她选择自己人生目标的毁谤。她在开放大学艰难求学期间，受尽了